



黑龍江民間故事

〔蘇聯〕德·納吉什金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蘇聯〕德·納吉什金

黑龍江民間故事

梁 珊 譯



原著者畫

少年兒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是在蘇聯得有好評的一本民間故事。書裏一共有蘇聯遠東地區沿黑龍江下游沿岸的各民族的民間故事三十篇。這些故事歌頌勞動、勇敢、智慧，把東方民族的生活特色和他們的性格表現得很生動很真實，我們看來覺得格外親切。

Д. Нагишкин

ХРАБРЫЙ АЗМУН

(Амурские сказки)

Детгиз 1949

本書目錄篇名旁有*者，是根據 Детгиз 出版的
的 « самый сильный » 1951年版本翻譯的。

黑龍江民間故事

德·納吉什金 著

梁 珊 譯

德·納吉什金繪圖

*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

上海奎記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譯 7025 (高)

開本 787×1092 耗 1/28 印張 8 5/7 字數 166000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四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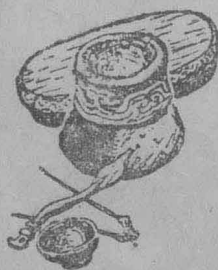
印數 40261—70260 定價(4)0.65 元

目 錄



勇敢的阿茲猛.....	1
熊和金花鼠絕交.....	19
大災難.....	24
布穀鳥的財富.....	34
最厲害的*	42
喬立里和喬其萊.....	47
愛歐加.....	62
七道危險*	65
吹牛大王.....	82
長工莫諾克托.....	85
兔子和喜鵲.....	94
白樺兒子*	96
黑貂魂.....	109





野獸換腿.....	119
熊做過養鹿的.....	122
兩個弱的和一個強的.....	127
沒良心的拉多*	132
空腦袋.....	139
小愛麗加*	145
狐狸和熊.....	156
靈驗的預兆.....	161
蠢財主*	166
貪心的康秋加.....	171
男孩子喬克喬*	180
最快的飛毛腿.....	190
孤兒曼布.....	193
金項圈.....	205
別里迪族再不打仗了.....	209
一對雙生.....	216
基列勇士和洛捷勇士*	223



勇敢的阿茲猛

隨便什麼災難，阻礙不了大胆的人，大胆的人飽經了世故，只會變得更堅強。大胆勇敢的人，人們是長久記得的。爸爸總是把那大胆勇敢的人的故事講給兒子聽。

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還是涅夫赫人〔註一〕用尖石頭做箭頭的時候，是用木鈎釣魚的時候。當時人們把黑龍江海灣〔註二〕叫做略一愛里，略一愛里也就是小海的意思。

那時候黑龍江的岸邊有一個村莊。住在那裏的涅夫赫人生活過得不好也不壞。魚來得多，涅夫赫人就快活，唱歌，吃得很飽。魚來得少，捕

得的魚不多，涅夫赫人就一聲不響，把青苔當烟抽，還把肚子上的褲帶束得更緊一些。

某一年春天，發生了一件事情。

有一天，小伙子們和男人們坐在江邊上看水，抽旱烟，修漁網。他們看見有個什麼東西在黑龍江上漂浮。那是五六棵，也許總共是上十棵樹。看來這是什麼地方被暴風雨吹倒了的樹木，大水又把它們彼此緊緊地結合得用力拉也拉不開。這些樹木上面堆了泥土，泥土上長着青草。這整整的一個“島”在漂浮着。涅夫赫人看見這個“島”上豎着一根刨光了的竿子。竿子上纏着幾排刨花，在風裏簌簌發響。這根竿子上，掛着一塊紅布在空中飄盪。

一個年老的涅夫赫人普列同說：

“有人漂來了。豎着刨光了的竿子，是想擋住惡人的眼睛。這就是求救的意思。”

涅夫赫人聽到一個小孩子的哭聲傳來了。那孩子哭着，忽然大叫起來。普列同說：

“漂的是個孩子，看來他是什麼人也沒有啦。他的一切親人被惡人殺死了，或者是被瘟疫送了終，那位媽媽倒不是隨便把孩子丟掉的。她把他放在草上，是打發他來尋找有好心腸的人的。”

他們聽見哭得越來越厲害了。

〔註一〕 涅夫赫以及以後在本書裏面要見到的烏德、那乃、鄂倫春，都是遠東的民族，這些民族住在黑龍江沿岸和它的支流一帶，以及烏蘇里大密林和庫頁島。——原註。

〔註二〕 海灣就是河流入海處所形成的水灣。這裏指的是流入韃靼海峽的黑龍江的江口。——原註。

“他是涅夫赫人，我們怎麼好不去救！”普列同說。“應該去救。”

小伙子們把一根拴着木鈎的繩子一丟，鈎住了樹，就把它拖到岸上來了。他們一看，上面躺着一個孩子：他渾身雪白滾圓，黑眼睛像星星似地發亮，面孔寬寬的像一輪滿月。孩子的手裏拿着一枝箭和一枝槳。

普列同看了看，他說這孩子既然一出世就拿着箭抓着槳，將來就會成爲一個武士：隨便什麼敵人，隨便什麼工作，他都不會怕。普列同說：

“我要認他做兒子。我給他起個新名字，就讓他叫做阿茲猛罷。”

涅夫赫人抱着阿茲猛，送到普列同的家裏去。這是怎麼一回事啊？每走一步，這孩子就重一點！

他們對老頭兒說：

“喂，普列同，你的兒子在手上都會長呢！你看！”

“在故鄉的土地上，而且是在親人的手上，怎麼會不長呢！”普列同回答說。“故鄉的土地，會給人生出力量來。”

普列同說故鄉的土地會給人生出力量來，這話顯然是對的：他們還沒有到老頭兒的家，阿茲猛就長大了；小伙子們把他一送到門口，他就在門口從手上下了地，自己站好，退到一邊去，讓路給長輩，然後自己才走到屋裏去。

“嗨，”普列同望着這個新來的兒子，心裏想，“這孩子將來會做出一些好事情來的，因爲他首先想到別人，然後才想到他自己。”

阿茲猛請他的義父安坐在板床上，向義父鞠了一個躬說：“請坐吧，爸爸，長期的生活把你累壞了，你休息休息罷。”

他拿了漁網，又拿了槳。他來到岸邊，小船就自然而然地跳下水去了。站在小船上的阿茲猛，把他的槳丟到船尾，槳就划起來，向河當中划

去。船走着。阿茲猛把漁網向水裏撒下去，拉起漁網，捕到了很多的魚。回到家裏，他把魚分送給了女人們。這一天，這個村莊上所有的人都吃到了魚。阿茲猛對義父說：

“爸爸，這地方魚很少。”

普列同回答他說：

“魚沒有來，黑龍江不給我們魚啦。”

“應該去請求呀，爸爸。涅夫赫人沒有魚怎麼過活呀？”

人們從前總是供養黑龍江，使它產出魚來。

於是大家去給黑龍江餵食。

大家坐在許多小船上出發了。他們穿的是五顏六色的海豹皮衣和黑的狗皮大衣。他們航行着，唱着好聽的歌，划到了黑龍江的當中。

普列同拿了粥、乾魚和鹿肉，通通丟到黑龍江裏去了：

“誠實的人們都在請求你把魚送來，送來很多很好的魚，送來各式各樣的魚！我們把這種難吃的乾魚丟給你，我們再也沒有東西吃了。我們在挨餓啊！我們的肚子貼住了背。幫幫我們的忙罷，我們是不會忘記你的！”

阿茲猛把漁網往水裏一撒，就捕到了很多的魚。涅夫赫人開心極了。阿茲猛却皺着眉頭。“一次，是很容易成功的。”他說。又撒了第二次網，捕到的魚就少了些。阿茲猛又皺着眉頭。再撒了第三次網，只捕到了最後的一條魚。隨後不管是哪一個涅夫赫人去撒網，就什麼也捕不到了。網裏連小香魚也找不到一條。阿茲猛又撒了第四次網，拉起來却是空的。

涅夫赫人都灰心起來，抽着旱烟袋。“我們現在會餓死的！”他們說。

阿茲猛囑咐把所有的魚堆到一個庫房裏去，讓所有的人都吃到一

些魚。

普列同哭起來了，他對阿茲猛說：

“我認你做兒子，是想給你過新的生活！沒有魚，我們吃什麼呀？大家都會餓死的。去罷，我的兒呀！你另找出路罷。離開我們走罷，我們的災禍由我們來受罷！”

阿茲猛開始動腦筋。他抽着爸爸的旱烟袋。抽出了三團烟霧。他想了很久。然後說：

“我去找海龍王——台拉茲。黑龍江裏沒有魚，是因為海龍王把涅夫赫人忘記啦。”

普列同担起心事來，因為沒有一個涅夫赫人到海龍王那裏去過。從來也沒有過這種事情。一個普通的人就可以下海底去找海龍王台拉茲嗎？

“你有力量走這條路嗎？”爸爸問阿茲猛。

阿茲猛用腳把地一蹶。因為氣力大，他齊腰陷到地裏去了。他打了懸崖一拳，懸崖就裂開了縫，從裂縫裏流出泉水來。他把眼睛一眯，向遠處的一個小山一看，他就說：“那小山的山脚下待着一隻松鼠，牠嘴裏銜着一個胡桃，牠咬不動。我來給牠幫個忙吧！”阿茲猛拿起了弓，搭上箭，把弦一拉，箭就射出去了。箭飛過去，正射在銜在松鼠嘴裏的胡桃上，胡桃裂成了兩半，卻沒有碰着松鼠。

“我的力量是够的！”阿茲猛說。

阿茲猛準備上路了。他把黑龍江的泥土放在懷中的口袋裏，又拿着小刀、弓箭，和拴了一隻鈎的繩子。另外還拿了一小塊骨頭片〔註〕，如果

〔註〕這是小孩子玩的簡單樂器，放在口裏吹奏得出音樂來。

在路上很寂寞，就可以拿出來吹奏。

他答應爸爸，在短時間內就會有他的消息。他囑咐在他沒有回來以前，把他所捕到的魚都分給大家吃。

他走了。

他向海邊走去。他走到了小海邊。他看見一隻海豹餓得喘氣，圓睜着眼睛從水裏望着他。

阿茲猛喊牠說：

“喂，朋友，這裏到海龍王那裏去很遠嗎？”

“你要去的是哪一個海龍王呀？”

“台拉茲海龍王！”

“如果是找海龍王，那就要到海裏去找，”海豹回答說。



阿茲猛又往前走。他走到了鄂霍次克海，也就是當年叫做皮里雅一克爾克哈的那個海。他面前是一片汪洋，望不見邊。海鷗在海上飛，鸕鶿在叫。波浪一個接着一個在翻滾。懸在海上的灰色天空，被雲遮蓋着。

往哪裏去找海龍王呢？怎樣才能到他那裏呢？沒有人可以問。阿茲猛望着四周……怎麼辦呢？他向海鷗們叫道：

“喂，朋友們，捕得的東西不少

吧？誠實的人們却餓得快死啦！”

“哪裏有什麼捕得的東西呀！”
海鷗回答說。“你自己看見的，我好不容易才鼓得起翅膀呢。我們老早就有看見魚啦。我們這一族很快就會完蛋。看來海龍王睡着了，把自己的事情忘記啦。”

阿茲猛說：

“我要到他那裏去。可是我不知道怎樣才能到他那裏。”

海鷗們說：

“在那遙遠的海裏，有一個島。有一股烟從那個島上冒出來。其實那不是島，那是台拉茲的屋頂，烟是從烟囱裏冒出來的。我們沒有到那邊去過，我們的父輩們也沒有飛到那裏去過，這些話是我們聽到候鳥們說的！我們也不知道怎樣才能到那邊去。你去問問逆戟鯨〔註〕罷。”

“好的，”阿茲猛說。

“你如果到了海龍王那裏，阿茲猛，你可要記得我們啊！”

阿茲猛走到海邊來。他走了很久，走累了，就坐在沙灘上的一些石頭當中，雙手托着頭，開始想。想呀想的就睡着了。他在睡夢中，忽然聽到海邊上，不知道是些什麼人在吵鬧。阿茲猛稍稍睜開了眼睛……

他看見有一些年輕的小伙子在海邊爭先恐後地跑，他們排成一條

〔註〕 逆戟鯨是屬於鯨類的一種兇猛海獸。——原註。



帶子似的，一個往一個的身上跳過去，舞着彎曲的大刀。這時候就有一些海豹上了岸。小伙子們就用大刀去殺海豹。一殺過去，海豹就倒下去了！“嗨，”阿茲猛想，“我要是有一把這樣的大刀該多好！”阿茲猛看見岸邊排列着一些窄窄的小船……

這時候小伙子們開始爭鬧起來。他們都把大刀丟在沙灘上，彼此打起來了，他們一點也不去看周圍，他們在叫喊，他們在爭鬧。阿茲猛就趁這機會，把帶鈎的繩子丟了過去，鈎住了一把大刀，往自己面前一拖。再用手指一摸，好哇！有用處。

小伙子們打架打完了。大家都拿起了大刀，可是有一個小伙子缺一把大刀。這個小伙子就哭了起來，他說：

“啊喲！這是海龍王剛才給我的呢！教我現在怎麼對海龍王說，我又怎樣到他那裏去？”

“哦，”阿茲猛想着，“小伙子們是認得海龍王的。顯然，小伙子們是從海村莊上來的。”

他躺着，一動也不動。

小伙子們開始尋找大刀，大刀沒有啦！那一個失掉大刀的小伙子，就跑到樹林裏去，看看刀是不是丟在樹林裏了。其餘的人把小船向海裏一推，坐上了小船。只有一個小伙子留在岸上。

阿茲猛跟在那些小伙子的後面跑去！也把那隻小空船向海裏一推，他要看看小伙子們是往哪裏去。小伙子們往大海裏划。阿茲猛向小船裏一跳，也向大海划去。忽然他一看，在他的前面，一隻小船一個小伙子也沒有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只有一些逆戟鯨衝開波浪在海裏游着，牠們的脊鰭好像大刀一樣向前移動，在那些脊鰭上，掛着一塊塊的海



豹肉。

這時候阿茲猛的小船也動起來了。阿茲猛向四周一看，就發覺他自己不是在小船上，而是在逆戟鯨的背上。這時候他也明白了那排在岸邊上的並不是小船，只是逆戟鯨的皮。也弄明白那些在岸上玩耍的，也不是帶着大刀的小伙子，而是一些逆戟鯨。大刀也不是大刀，不過是逆戟鯨的脊鰭罷了。“好了，”阿茲猛心裏想，“離開海龍王越來越近啦！”

阿茲猛是不是這樣航行了很久，我可不知道，他沒有說過。他在航行的時候，鬍鬚却長長了。

阿茲猛看見了前面有一個島，好像一個小茅屋的屋頂。在島的頂上，有一個小洞，小洞裏冒着烟。“海龍王一定住在那裏！”阿茲猛自言自語地說。於是阿茲猛搭了一枝箭在弓上，把箭向爸爸那裏射去……

逆戟鯨們游到島跟前來，就往岸上一跳，翻了一個身，牠們又變成了小伙子，手裏拿着海豹的肉。

在阿茲猛下面的那隻逆戟鯨，却在海裏向後回轉頭去。顯然，牠沒有大刀是回不得家的！阿茲猛從逆戟鯨身上摔到水裏去了，差一點給淹死。

小伙子們看到阿茲猛在海裏掙扎，就衝到他的面前。把阿茲猛扶到岸上來。小伙子們仔細打量他，皺着眉頭說：

“噯，你是個什麼人？怎麼到這裏來的？”

“怎麼，你們連自己人也不認得了？”阿茲猛說。“我在尋大刀的時候，就落在你們的後面啦，瞧，這就是我的大刀！”

“這是真的，是你的大刀。不過你怎麼不像你自己了呢？”

阿茲猛說：

“我失掉了大刀，就嚇得變了樣子啦。直到現在我不能清醒過來。我要到海龍王那裏去，好讓我恢復原先的樣子！”

“海龍王在睡覺，”小伙子們說，“你看，小洞裏只微微冒烟呢……”

小伙子們走到自己的屋子裏去，把阿茲猛一個人撇下了。

阿茲猛往小山上爬。到了半山腰，他一看，這裏是一個村莊〔註〕。在這村莊裏有一些姑娘。她們擋住了阿茲猛的路，不讓他走過去：

“海龍王在睡覺，不許人家打攪他！”

她們糾纏着阿茲猛，撒嬌說：

“不要到台拉茲那裏去！和我們留在一起罷。你娶一個妻子，會過得很舒服的。”

這些姑娘都是美人兒，一個比一個美！眼睛是晶亮的，面孔非常漂亮，身體是柔軟的，雙手是靈巧的。阿茲猛心裏想，這樣美麗的姑娘，對他來說不算壞，真的，就在這些姑娘當中，娶一個做妻子罷。

這時候，他懷中口袋裏的黑龍江的泥土動起來了。阿茲猛想起來，他不是到這裏來找未婚妻的，可是又沒有法子掙脫姑娘們逃掉，於是他領悟過來，就從懷裏抽出一串珠子，往地上丟。

姑娘們奔過來拾珠子，阿茲猛這才看到，這些姑娘們腳不是人的腳，而是鰭腳。她們也不是姑娘，而是海豹！

姑娘們在拾珠子的時候，阿茲猛就爬上了山頂。他把他那帶鈎的繩子，丟到屋頂上那個小洞裏去。鈎子鈎住了山脊，他就沿着這根繩子爬下去，降落到海底，落到了海龍王的屋子裏。

他跌在地上，差點兒碰傷了。他向四周一看，屋子裏的一切——板

〔註〕 原文的意思是游牧民族的臨時駐留地，改譯為村莊。

床、爐灶、牆壁、柱子，好像涅夫赫人的一樣，不過所有的東西上面都有魚鱗。而且窗戶外面不是天空，是水。

水在窗外嘩啦啦地響，綠色的波浪在窗外翻滾過去，海草在這些波浪裏搖擺，好像是些奇妙的樹。一些魚在窗外游了過去，這是涅夫赫人誰也吃不到口的一些魚。那些牙齒尖利的、骨瘦如柴的人，如果親自看到的話，怕不一口就吞了下去！……

海龍王躺在板床上睡覺。斑白的頭髮披散在枕頭上。他口裏銜着一隻旱烟桿，旱烟桿差不多完全熄了，僅僅冒出一小股的烟，冲到烟囱裏去。台拉茲打着鼾，什麼也聽不見。阿茲猛用手去摸了他一下，沒有，海龍王還沒有睡醒呢，不過是……

阿茲猛生氣了：這成什麼話，他的親人們餓得快要死了，可是台拉茲却把自己的事情忘記了，在這裏睡覺！……他魯莽地用刀子給台拉茲戳了一下。台拉茲轉動着身子，哼了起來……頭翻來翻去，全身發了皺，喘着氣，打了一個噴嚏……醒了，瞪着眼睛……

阿茲猛從懷裏拿出了小骨片，用牙齒咬住，把舌頭彈動它。骨片奏起樂來了，嗚嗚叫着，嗡嗡響着：有時像鳥的啾啾聲，有時像溪水的潺潺聲，有時又像蜜蜂的嗡嗡聲。

台拉茲從來也沒有聽見過這樣的聲音。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他動起來了，頭抬起來了，擦了擦眼睛，盤着腿坐了起來。他大得像是水底的崖石一樣；面孔是善良的，鬍鬚垂下來，像是鮎魚的鬍鬚一般。皮上的鱗，閃耀着彩虹的各種顏色。他的衣裳是用海草縫成的……他看到一個小伙子面對着他站着，就像香魚對着鱈魚一樣〔註〕，小伙子口裏銜着一個

〔註〕 香魚很小，鱈魚很大，這是比喻阿茲猛和海龍王一個很小一個很大。